

明 / 秦淮墨客 校订
华斌 陈宝富 校注

楊家將演義

北京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张新生

装帧插图：杨春瑞

杨 家 将 演 义

明·秦淮墨客校订

周华斌 陈宝富 校注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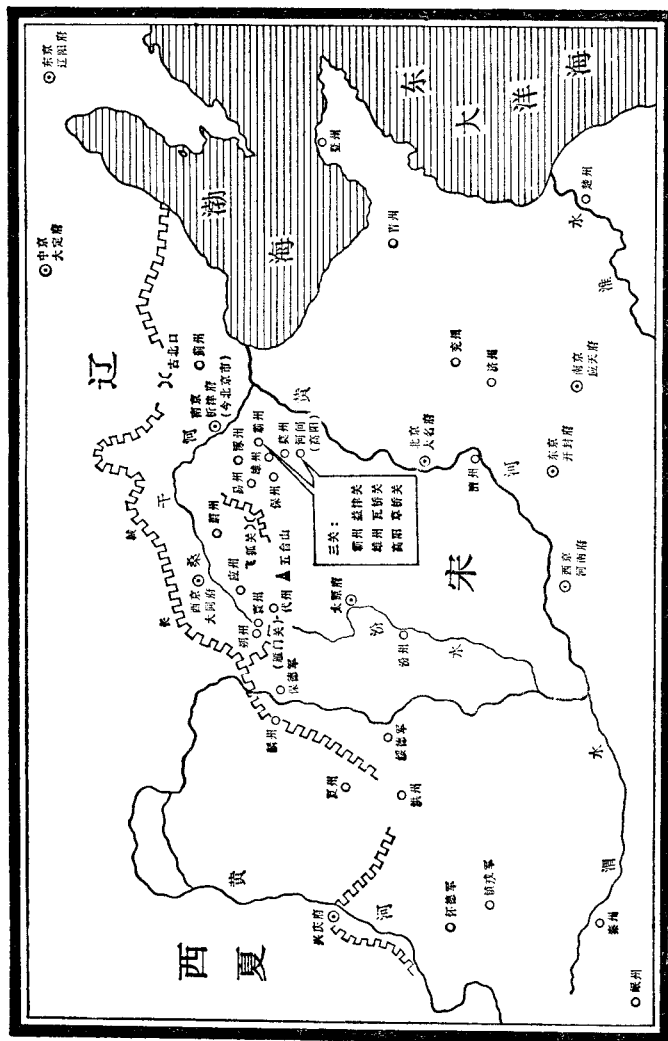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283,000 字

1981 年 2 月第 1 版 198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,000

书号：10071·313 定价：1.35 元

宋、辽、西夏边境地域图



奉准墨客編輯

楊家將演義

臥松閣藏板

楊家通俗演義序



當讀將傳三代尚矣秦漢宋其間
負百戰之勇以驅戎馬于疆場請
長纓於闕下者蓋如雲如雨第全
軀者為身不為君保妻子者為家

首以造世之博古者

昔

萬曆丙午長至日秦淮吳公書



序

新編全明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目錄

第一卷

趙太祖受禪登基

漢繼家謝兵拒宋

繼業夜觀天象

太祖傳位與太宗

太宗招降今公

太宗勅建無後府

太宗駕幸吳天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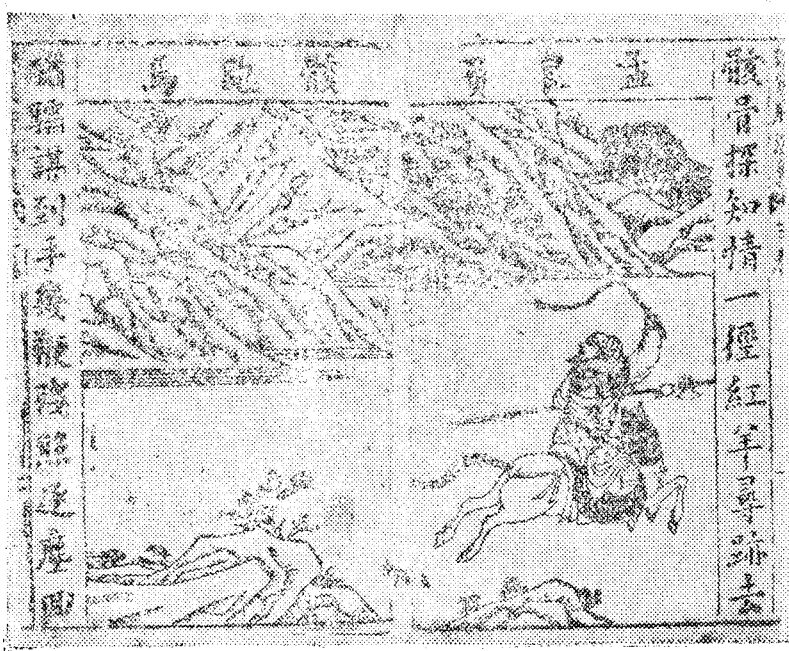
今公領牙谷武鄉

骸骨探知情一徑紅羊尋跡去

孟家廟

馬鹿窟

諸路謀到手幾難移照壁塵回



引象未歸意下不忘夫婦約

桂吳生

橋六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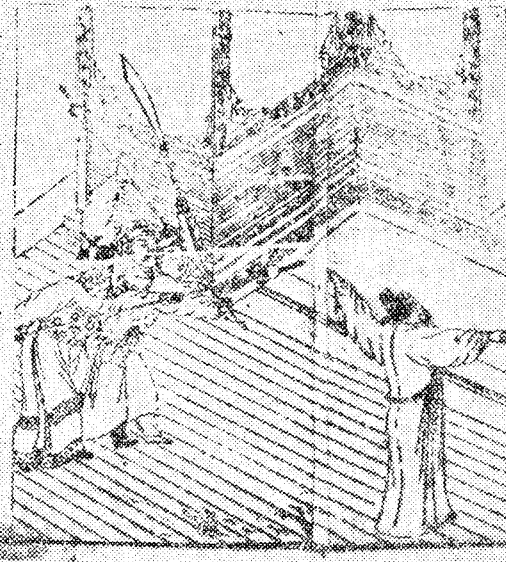
聞渠社亭愁餘竟把乃翁槍

鑄箭槍弦番人侵淫常不一



六郎政

破幽州



犁庭掃穴英雄威武信無雙

力清兵戈

勤考

國事保

漢也

良賢王

大義

八天關



山陰楊家府世代忠勇義士傳一卷

嘉祥縣志 校閱

鄭漢鈞 校訂

詩曰

楊氏唐興明宋深風開府落盡英心肯於此蛇風雷
迅轉驚傳楊劍殺新晴雖有蛇汚白壁明廷無家能
黃金英雄跳出樊籠外生對江山慨古今

宋太祖受禪登基

宋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父名弘殷為周朝檢校
司徒岳州防禦使母杜氏安喜人生匡胤于洛陽東





略谈杨家将故事的历史衍变

代 序

北宋杨家将三代抗辽，历史上确有其事。

杨业，陕西麟州（现神木县）人，本名重贵（或崇贵），后改名为继业，是五代末期的北汉名将。因为骁勇善战，号为“无敌”。北汉降宋后，继业来归，改名为杨业。杨业驻守在宋、辽边境，曾在雁门关一带以几千骑兵袭击来犯的辽邦主力军后路，获得大胜，历史上称为“雁门关大捷”。雍熙三年（公元九八六年），宋太宗伐辽，杨业是西路军副帅。由于战略上的错误，加上主帅潘美与他意见不合，宋军于朔州败北。杨业被辽军围困在陈家谷，“身被数十创，士卒殆尽，业犹手刃数十百人”（《宋史·杨业传》），后来中箭被擒，绝食三天而死。消息传开，太宗“闻之痛惜甚”。辽军则大肆庆功，

“函其首以献”。辽圣宗甚至诏谕“传其首……以示诸军”（《辽史·圣宗本纪》）。可见杨业之死对于宋、辽双方来说，都是一件大事。

杨业的儿子杨延昭（本名延朗），继承父业镇守边关，曾经几次挫败南侵的辽军。在宋王朝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的那个时期，延昭却主动出击，攻破古城，“俘馘甚众”。《宋史·杨业传》称：“延昭智勇善战，所得奉赐悉犒军，未尝问家事。出入骑从如小校。号令严明，与士卒同甘苦。遇敌必身先。行阵克捷，推功于下，故人乐为之用。在边防二十余年，契丹惮之，目为‘杨六郎’”。杨延昭五十七岁病死在边关，宋真宗亲自派遣中使“护櫬以归”，“河朔之民多望柩而泣”，可见杨六郎深得边境百姓的拥护。

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，一生随军南征北战，后来驻守在西北边境。他念念不忘前辈遗业，在边境纠纷中，曾经向朝廷进献阵图和攻取幽燕的战策，可惜朝中没有回音，终于壮志未酬而卒。

杨业祖孙三代抗辽保宋，本身带有两重性。它既符合人民群众反抗民族压迫的愿望，又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教化忠节的要求。从宋元时代起，杨家将就逐步衍化为艺术形象。千百年来，

历代不同阶级、阶层的人们各取所需，按照自身的观念来装扮杨家将，使他们渐渐离开了原型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杨家将故事推陈出新，不断充实，添加了不同时代的思想色彩和生活内容。其间有民间艺人的创造，也有官府学者和宫廷文人的改造。今天所见的杨家将故事，已经不是单纯的抗辽事迹，而是包括了民族纠纷、爱国主义、忠奸之争、道德伦理、清官义士、绿林好汉、爱情婚姻、妇女权利、神妖鬼怪、山林隐逸等复杂的内容。

杨家将故事中良莠杂出的现象，实际上反映着文艺领域里绵延数百年的一幕幕斗争。具体地说，也就是人民群众和宫廷文人在同一题材上的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。

宋元时期杨家将文艺作品的形成和它所反映的民族矛盾

有关杨家将的文字，最早见于北宋当代人的作品。

杨业死后六十五年，杨文广还活着，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就写道：杨业“父子皆为名将，其智勇号称‘无敌’，至今天下之士，至于

里儿野竖，皆能道之。”（《欧阳永叔集》卷二《供奉库副使杨君[琪]墓志铭》）北宋文学家苏辙出使辽邦，经过辽境内的杨无敌庙，深有感触，写下了“一败可怜非战罪，太刚嗟独畏人言。驰驱本为中原用，尝享能令异域尊”等诗句（《栾城集》卷十六）。可见在当时，杨家将的事迹不仅已经口碑流传，而且到了立庙瞻仰的地步。

人民群众的相递传说，往往会使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趋于艺术化、典型化、理想化，从而衍变成为文艺作品。宋末元初，有南宋遗民徐大焯著《烬余录》，记宋初宋末事。此书成书于《宋史》之前，已经载有比较完整的杨家将事迹（见本书附录二）。《烬余录》所记之事，“半从先世笔记中录出”，基本上是记实的，但是关于杨家将的记载却是虚实各半。其中杨业父子救驾、杨延昭有子名宗保等事，于史无徵。书中又说：杨业“世称杨令公”，杨业祖孙“世称杨家将”，实际上，它的记述已经带有民间流传的故事色彩。徐大焯是吴县（江苏苏州地区）人，当地与杨家将活动过的地区有千里之隔，但是，在他先世活着的宋金对峙时代，以杨家将为题材的民间文艺确实已经盛行于大江南北了。南宋，有说书艺人在勾栏瓦肆演述《杨令公》、《五郎为僧》的评话（宋·罗烨《醉翁谈

录》)；北方金朝地域，有戏曲艺人在表演《打王枢密》的院本(元·陶宗仪《辍耕录》)[注一]。这些，是杨家将文艺作品的最早名目。

元代，作为民间艺术的杂剧蓬勃而起，其中表现杨家将故事的作品今存两本：《昊天塔孟良盗骨》和《谢金吾诈拆清风府》，大抵是元末的作品[注二]。这两个剧本是宋金时代《杨令公》等话本和院本的演衍，体现着杨家将故事发展的两条基本线索，一条围绕杨令公殉节而展开(即《杨令公》、《五郎为僧》——《孟良盗骨》)；另一条围绕杨六郎三关抗辽和反迫害而展开(即《打王枢密》——《谢金吾》)。故事中已经有了典型化的人物和丰富的情节，如：杨业碰死在李陵碑；杨五郎参与过铜台救驾，后来当了“杀人和尚”，破过“天阵”；杨六郎威振三关；杨七郎被潘美用乱箭射死；孟良身背火葫芦，以盗骨为功；焦赞“虎头鱼眼”，主要事迹是杀谢金吾。杨家的挚友是长国姑(后来衍变为八贤王)、寇准；杨家的仇敌除了辽邦的萧太后、韩延寿以外，还有朝廷里的潘仁美、王钦若。这些人物、情节、线索，已经构成了杨家将故事的基本骨架，只是还没有杨门女将出现。

元杂剧中的杨家将故事在内容上有一个显

著的特色，就是以抗辽保宋的民族斗争作为主题。朝廷内的忠奸斗争丰富了这个主题，它是从属于抗辽的。

《孟良盗骨》围绕杨业遗骨的遭遇来展开情节。辽将韩延寿对宋将杨业有刻骨之恨，杨业死后，韩延寿把他的遗骨高悬在幽州的昊天塔顶，“每日轮一百个小军，每人射三箭，名曰‘百箭会’”。由此，引起了六郎和孟良潜入辽邦盗骨的情节。射骨之辱和盗骨之争，实际上关系着民族荣辱，剧中的民族意识相当强烈，剧情发展到最后，在五台山落发为僧的杨五郎拦截辽兵，怒杀韩延寿，有一段痛快淋漓的唱词：

呀，打的他就地挺，谁着你恼了天丁。也不用天兵，就待劈碎你这天灵，磕擦的怪眼睁。搯双拳打不停，飕飕的雨点倾，直打的应心疼。非是咱不修行，见仇人分外明，若不打死你这泼残生，这冤恨几时平！

剧作者借用杨五郎之口，指责辽将倒行逆施，“恼了天丁”，声称“不用天兵”，大喊“这冤恨几时平”。这种呼号，是压抑已久的民族仇恨的迸发。

《谢金吾》虽然以奸臣王钦若迫害杨家和杨